

素問

				漢
			一	書
			九	門
			七	
			二	
			八	
			七	
			八	
			冊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閣	內	
三〇〇		二	九	漢
函		七	七	書
一六		八	二	
架		冊	號	
		架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972	
冊數		8	(3)
函號		300	144

四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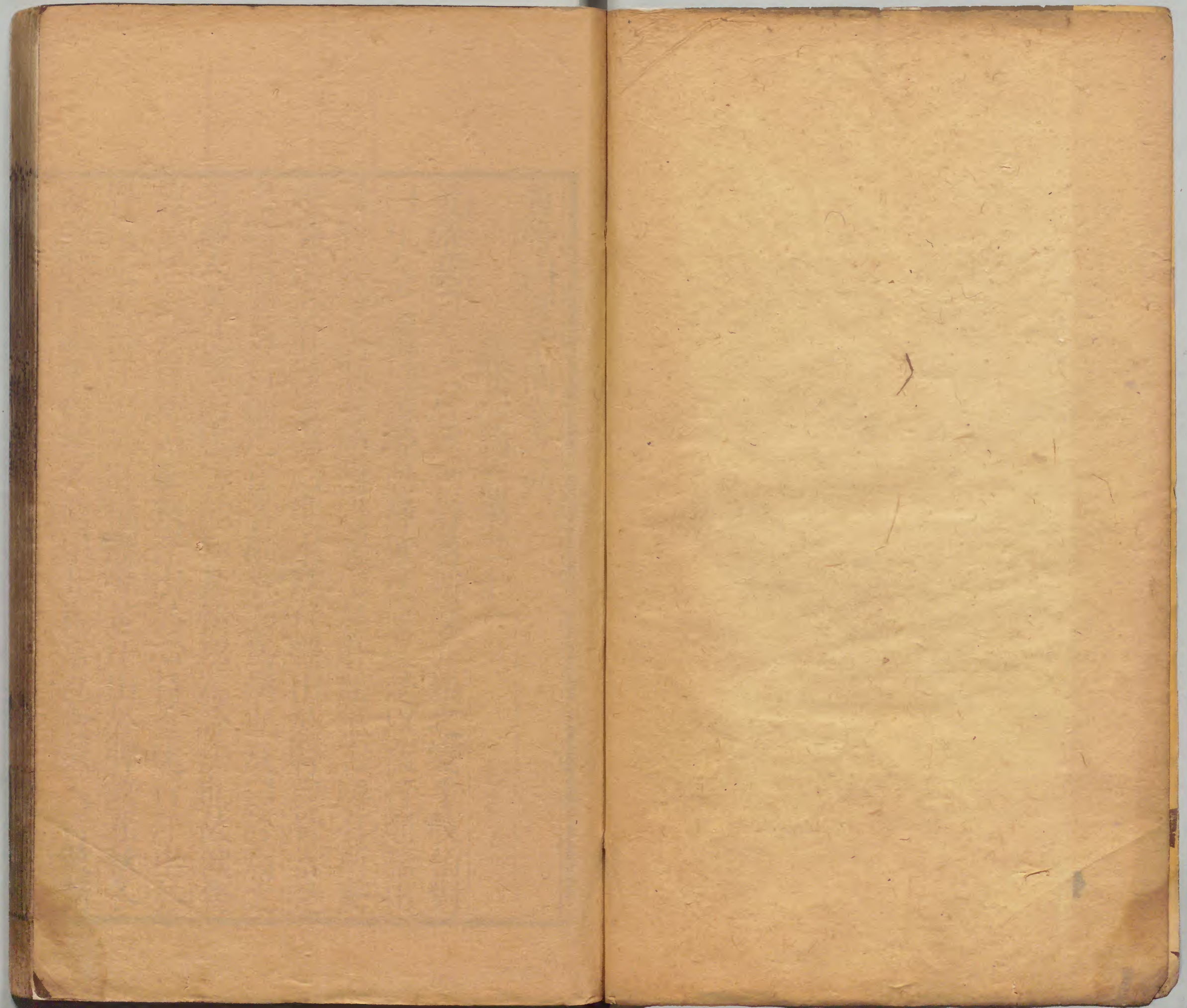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黃帝內經素問卷之四

經脈別論篇第二十一

黃帝問曰人之居處動靜勇怯脈亦為之變乎岐伯對

曰凡人之驚恐恚勞動靜皆為變也是以夜行則喘出

於腎淫氣病肺有所墮恐喘出於肝淫氣害脾有所驚

恐喘出於肺淫氣傷心度水跌仆喘出於腎與骨當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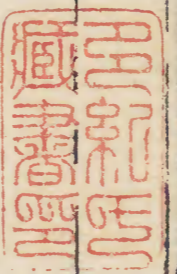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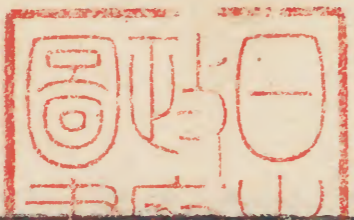
之時勇者氣行則已怯者則著而為病也故曰診病之

道觀人勇怯骨肉皮膚能知其情以為診法也故飲食

飽甚汗出於胃驚而奪精汗出於心持重遠行汗出於

腎疾走恐懼汗出於肝搖體勞苦汗出於脾故春秋冬

夏四時陰陽生病起於過用此為常也食氣入胃散精



於肝溢氣於筋食氣入胃濁氣歸心溢精於脉脉氣流
經經氣歸於肺肺朝百脉輸精於皮毛毛脉合精行氣
於府府精神明留於四藏氣歸於權衝權衡以平氣口
成寸以決死生飲入於胃遊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
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
合於四時五藏陰陽揆度以爲常也太陽藏獨至厥喘
虛氣逆是陰不足陽有餘也表裏當俱寫取之下俞陽
明藏獨至是陽氣重并也當寫陽補陰取之下俞少陽
藏獨至是厥氣也踰前卒大取之下俞少陽獨至者一
陽之過也太陰藏搏者用心省真五脉氣少胃氣不平
三陰也宜治其下俞補陽寫陰一陽獨嘯少陽厥也陽

并於上四脉爭張氣歸於腎宜治其經絡寫陽補陰一
陰至厥陰之治也真虛瘠心厥氣留薄發爲白汗調食
和藥治在下俞帝曰太陽藏何象歧伯曰象三陽而浮
也帝曰少陽藏何象歧伯曰象一陽也一陽藏者滑而
不實也帝曰陽明藏何象歧伯曰象大浮也太陰藏搏
言伏鼓也二陰搏至腎沉不浮也

藏氣法時論篇第二十二

黃帝問曰合人形以法四時五行而治何如而從何如
而逆得失之意願聞其事歧伯對曰五行者金木水火
土也更貴更賤以知死生以決成敗而定五藏之氣間
甚之時死生之期也帝曰願卒聞之歧伯曰肝主春足

厥陰少陽主治其日甲乙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心主
夏手少陰太陽主治其日丙丁心苦緩急食酸以收之
脾主長夏足太陰陽明主治其日戊己脾苦濕急食苦
以燥之肺主秋手太陰陽明主治其日庚辛肺苦氣上
逆急食苦以泄之腎主冬足少陰太陽主治其日壬癸
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開腠理致津液通氣也病在肝
愈於夏夏不愈甚於秋秋不死持於冬起於春禁當風
肝病者愈在丙丁丙丁不愈加於庚辛庚辛不死持於
壬癸起於甲乙肝病者平旦慧下晡甚夜半靜肝欲散
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補之酸寫之病在心愈在長夏長
夏不愈甚於冬冬不死持於春起於夏禁溫食熱衣心

者愈在戊己戊己不愈加於壬癸壬癸不死持於甲
乙起於丙丁心病者日中慧夜半甚平旦靜心欲啜急
食鹹以啜之用鹹補之甘寫之病在脾愈在秋秋不愈
甚於春春不死持於夏起於長夏禁溫食飽食濕地濡
衣脾病者愈在庚辛庚辛不愈加於甲乙甲乙不死持
於丙丁起於戊己脾病者日昃音迭慧日出甚下晡靜
脾欲緩急食甘以緩之用苦寫之甘補之病在肺愈在
冬冬不愈甚於夏夏不死持於長夏起於秋禁寒飲食
寒衣肺病者愈在壬癸壬癸不愈加於丙丁丙丁不死
持於戊己起於庚辛肺病者下晡慧日中甚夜半靜肺
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用酸補之辛寫之病在腎愈在春

春不愈甚於長夏長夏不死持於秋起於冬禁犯焮煖
熱食溫炙衣腎病者愈在甲乙甲乙不愈甚於戊己戊
己不死持於庚辛起於壬癸腎病者夜半慧四季甚下
哺靜腎欲堅急食苦以堅之用苦補之鹹寫之夫邪氣
之客於身也以勝相加至其所生而愈至其所不勝而
甚至於所生而持自得其位而起必先定五藏之脉乃
可言間甚之時死生之期也肝病者兩脇下痛引少腹
令人善怒虛則目眈眈無所見耳無所聞善恐如人將
捕之取其經厥陰與少陽氣逆則頭痛耳聾不聰頰腫
取血者心病者胃中痛脇支滿脇下痛膺背肩甲間痛
兩臂內痛虛則胃腹大脇下與腰相引而痛取其經少

陰太陽舌下血者其變病刺郄中血者脾病者身重善
肌肉痿足不收行善瘦音係脚下痛虛則腹虛腸鳴殭泄
食不化取其經太陰陽明少陰血者肺病者喘欬逆氣
肩背痛汗出尻陰股膝髀膕胫足皆痛虛則少氣不能
報息耳聾噤乾取其經太陰足太陽之外厥陰內血者
腎病者腹大脛腫喘欬身重寢汗出憎風虛則胃中痛
大腹小腹一作大腸小腸痛清厥意不樂取其經少陰太陽血
者肝色青宜食甘粳米牛肉棗葵皆甘心色赤宜食酸
小豆犬肉李韭皆酸肺色白宜食苦麥羊肉杏薤音械皆
苦脾色黃宜食鹹大豆豕肉栗藿皆鹹腎色黑宜食辛
黃黍雞肉桃葱皆辛辛散酸收甘緩苦堅鹹更毒藥攻

邪五穀爲養五果爲助五畜爲益五菜爲充氣味合而服之以補精益氣此五者有辛酸甘苦鹹各有所利或散或收或緩或急或堅或奠四時五藏病隨五味所宜也

宣明五氣篇第二十三

五味所入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鹹入腎甘入脾是謂五入五氣所病心爲噫肺爲欬肝爲語脾爲吞腎爲欠爲噎胃爲氣逆爲噦爲恐大腸小腸爲泄下焦溢爲水膀胱不利爲癃不約爲遺溺膽爲怒是謂五病五精所并精氣并於心則喜并於肺則悲并於肝則憂并於脾則畏并於腎則恐是謂五并虛而相并者也五藏所惡

心惡熱肺惡寒肝惡風脾惡濕腎惡燥是謂五惡五藏化液心爲汗肺爲涕肝爲淚脾爲涎腎爲唾是謂五液五味所禁辛走氣氣病無多食辛鹹走血血病無多食鹹苦走骨骨病無多食苦甘走肉肉病無多食甘酸走筋筋病無多食酸是謂五禁無令多食五病所發陰病發於骨陽病發於血陰病發於肉陽病發於冬陰病發於夏是謂五發五邪所亂邪入於陽則狂邪入於陰則痺搏陽則爲顛疾搏陰則爲瘖陽入之陰則靜陰出之陽則怒是謂五亂五邪所見春得秋脉夏得冬脉長夏得春脉秋得夏脉冬得長夏脉名曰陰出之陽病善怒不治是謂五邪皆同命死不治五藏所藏心藏神肺藏

肝藏魂脾藏意腎藏志是謂五藏所藏五藏所主心
主脉肺主皮肝主筋脾主肉腎主骨是謂五主五勞所
傷久視傷血久卧傷氣久坐傷肉久立傷骨久行傷筋
是謂五勞所傷五脉應象肝脉絃心脉鈎脾脉代肺脉
毛腎脉石是謂五藏之脉

血氣形志篇第二十四

夫人之常數太陽常多血少氣少陽常少血多氣陽明
常多氣多血少陰常少血多氣厥陰常多血少氣太陰
常多氣少血此天之常數足太陽與少陰為表裏少陽
與厥陰為表裏陽明與太陰為表裏是為足陰陽也手
太陽與少陰為表裏少陽與心主為表裏陽明與太陰

為表裏是為手之陰陽也今知手足陰陽所苦凡治病
必先去其血乃去其所苦伺之所欲然後寫有餘補不
足欲知背俞先度其兩乳間中折之更以他草度去半
已即以兩隅相拄也乃舉以度其背令其一隅居上齊
脊大椎兩隅在下當其下隅者肺之俞也復下一度心
之俞也復下一度左角肝之俞也右角脾之俞也復下
一度腎之俞也是謂五藏之俞灸刺之度也形樂志苦
病生於脉治之以灸刺形樂志樂病生於肉治之以鍼
石形苦志樂病生於筋治之以熨引形苦志苦病生於
咽嗑治之以百一作廿藥形數驚恐經絡不通病生於不
仁治之以按摩醪藥是謂五形志也刺陽明出血氣刺

太陽出血惡氣刺少陽出血惡氣刺太陰出血惡氣刺少陰出血惡氣刺厥陰出血惡氣也

寶命全形論篇第二十五

黃帝問曰天覆地載萬物悉備莫貴於人人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君王衆庶盡欲全形形之疾病莫知其情留淫日深著於骨髓心私慮之余欲鍼除其疾病爲之柰何岐伯對曰夫鹽之味鹹者其氣令器津泄絃絕者其音嘶敗木敷者其葉發病深者其聲噦人有此三者是謂壞府毒藥無治短鍼無取此皆絕皮傷肉血氣爭黑帝曰余念其痛心爲之亂惑反甚其病不可更代百姓聞之以爲殘賊爲之柰何岐伯曰夫人生於地

懸命於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人能應四時者天地爲之父母知萬物者謂之天子天有陰陽人有十二節天有寒暑人有虛實能經天地陰陽之化者不失四時知十二節之理者聖智不能欺也能存八動之變五勝更立能達虛實之數者獨出獨入祛遮反謂露齒出氣吟至微秋毫在目帝曰人生有形不離陰陽天地合氣別爲九野分爲四時月有小大日有短長萬物並至不可勝量虛實呿吟敢問其方岐伯曰木得金而伐火得水而滅土得木而達金得火而缺水得土而絕萬物盡然不可勝竭故鍼有懸布天下者五黔首其餘食莫知之也一曰治神二曰知養身三曰知毒藥爲真四曰制砭石小大

五曰知府藏血氣之診五法俱立各有所先今末世之
刺也虛者實之滿者泄之此皆衆工所共知也若夫法
天則地隨應而動和之者若響隨之者若影道無鬼神
獨來獨往帝曰願聞其道歧伯曰凡刺之真必先治神
五藏已定九候已備後乃存鍼衆脉不見衆凶弗聞外
內相得無以形先可玩往來乃施於人人有虛實五虛
勿近五實勿遠至其當發間不容瞋音舜一作瞋一手动若務
鍼耀而勻靜意視義觀適之變是謂冥冥莫知其形見
其烏烏見其稷稷從見其飛不知其誰伏如橫弩起如
發機帝曰何如而虛何如而實歧伯曰刺虛者瀕其實
刺實者瀕其虛經氣已至慎守勿失深淺在志遠近若

一 如臨深淵手如握虎神無營於衆物

八正神明論篇第二十六

黃帝問曰用鍼之服必有法則焉今何法何則歧伯曰
法天則地合以天光帝曰願卒聞之歧伯曰凡刺之法
必候日月星辰四時八正之氣氣定乃刺之是故天溫
日明則人血淖液而衛氣浮故血易寫氣易行天寒日
陰則人血凝泣而衛氣沉月始生則血氣始精衛氣始
行月郭滿則血氣實肌肉堅月郭空則肌肉減經絡虛
衛氣去形獨居是以因天時而調血氣也是以天寒無
刺天溫無凝月生無寫月滿無補月郭空無治是謂得
時而調之因天之序盛虛之時移光定位正立而待之

故日月生而寫是謂藏虛月滿而補血氣揚溢絡有留
血命曰重實月郭空而治是謂亂經陰陽相錯真邪不
別沉以留止外虛內亂淫邪乃起帝曰星辰八正何候
歧伯曰星辰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八正者所以候八
風之虛邪以時至者也四時者所以分春夏秋冬夏之氣
所在以時調之也八正之虛邪而避之勿犯也以身之
虛而逢天之虛兩虛相感其氣至骨入則傷五臟工候
救之弗能傷也故曰天忌不可不知也帝曰善其法星
辰者余聞之矣願聞法往古者歧伯曰法往古者先知
鍼經也驗於來今者先知日之寒溫月之虛盛以候氣
之浮沉而調之於身觀其立有驗也觀其冥冥者言形

氣榮衛之不行於外而工獨知之以日之寒溫月之虛
盛四時氣之浮沉參伍相合而調之工常先見之然而
不形於外故曰觀於冥冥焉通於無窮者可以傳於後
世也是故工之所以異也然而不形見於外故俱不能
見也視之無形嘗之無味故謂冥冥若神髣髴虛邪者
八正之虛邪氣也正邪者身形若用力汗出腠理開逢
虛風其中人也微故莫知其情莫見其形上工救其萌
牙必先見三部九候之氣盡調不敗而救之故曰上工
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敗救其已成者言不知三部九
候之相失因病而敗之也知其所在者知診三部九候
之病脈處而治之故曰守其門戶焉莫知其情而見邪

形也帝曰余聞補寫未得其意歧伯曰寫必用方方者以氣方盛也以月方滿也以日方溫也以身方定也以息方吸而內鍼乃復候其方吸而轉鍼乃復候其方呼而徐引鍼故曰寫必用方其氣而行焉補必用負負者行也行者移也刺必中其榮復以吸排鍼也故真與方非鍼也故養神者必知形之肥瘦榮衛血氣之盛衰血氣血者人之神不可不謹養帝曰妙乎哉論也合人形於陰陽四時虛實之應冥冥之期其非夫子孰能通之然夫子數言形與神何謂形願卒聞之歧伯曰請言形形乎形目冥冥問其所病索之於經慧然在前按之不得不知其情故曰形帝曰何謂神歧伯曰請言神神乎

神耳不聞目明心開而志先慧然獨悟口弗能言俱視獨見適若昏昭然獨明若風吹雲故曰神三部九候爲之原九鍼之論不必存也

離合真邪論篇第二十七

黃帝問曰余聞九鍼九篇夫子乃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篇余盡通其意矣經言氣之盛衰左右傾移以上調下以左調右有餘不足補寫於榮輸余知之矣此皆榮衛之傾移虛實之所生非邪氣從外入於經也余願聞邪氣之在經也其病人何如取之柰何歧伯對曰夫聖人之起度數必應於天地故天有宿度地有經水人有經脉天地溫和則經水安靜天寒地凍則經水凝泣天

暑地熱則經水沸溢卒風暴起則經水波涌而隴起夫邪之入於脉也寒則血凝泣暑則氣淖澤虛邪因而入客亦如經水之得風也經之動脉其至也亦時隴起其行於脉中循循然其至寸口中手也時大時小大則邪至小則平其行無常處在陰與陽不可爲度從而察之三部九候卒然逢之早遏其路吸則內鍼無令氣忤靜以久留無令邪布吸則轉鍼以得氣爲故候呼引鍼呼盡乃去大氣皆出故命曰寫帝曰不足者補之柰何岐伯曰必先捫而循之切而散之推而按之彈而怒之抓而下之通而取之外引其門以閉其神呼盡內鍼靜以久留以氣至爲故如待所貴不知日暮其氣以至適而

自護候吸引鍼氣不得出各在其處推闔其門令神氣存大氣留止故命曰補帝曰候氣柰何岐伯曰夫邪去絡入於經也舍於血脉之中其寒溫未相得如涌波之起也時來時去故不常在故曰方其來也必按而止之止而取之無逢其衝而寫之真氣者經氣也經氣大虛故曰其來不可逢此之謂也故曰候邪不審大氣已過寫之則真氣脫脫則不復邪氣復至而病益蓄故曰其往不可追此之謂也不可挂以髮者待邪之至時而發鍼寫矣若先若後者血氣已盡一作虛其病不可下故曰知其可取如發機不知其取如扣推故曰知機道者不可挂以髮不知機者扣之不發此之謂也帝曰補寫柰

何歧伯曰此攻邪也疾出以去盛血而復其真氣此邪
新客溶溶未有定處也推之則前引之則止逆而刺之
溫血也刺出其血其病立已帝曰善然真邪以合波隴
不起後之柰何歧伯曰審捫循三部九候之盛虛而調
之察其左右上下相失反相減者審其病藏以期之不
知三部者陰陽不別天地不分地以候地天以候天人
以候人調之中府以定三部故曰刺不知三部九候病
脉之處雖有大過且至工不能禁也誅罰無過命曰大
惑反亂大經真不可復用實爲虛以邪爲真用鍼無義
反爲氣賊奪人正氣以從爲逆榮衛散亂真氣已失邪
獨內著絕人長命予人天殃不知三部九候故不能久
寫之其病立已

通評虛實論篇第二十八

黃帝問曰何謂虛實歧伯對曰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
虛帝曰虛實何如歧伯曰氣虛者肺虛也氣逆者足寒
也非其時則生當其時則死餘藏皆如此帝曰何謂重
實歧伯曰所謂重實者言大熱病氣熱脉滿自謂重實
帝曰經絡俱實何如何以治之歧伯曰經絡皆實是寸
脉急而尺緩也皆當治之故曰滑則從瀉則逆也夫虛
實者皆從其物類始故五藏骨肉滑利可以長久也帝

曰絡氣不足經氣有餘何如歧伯曰絡氣不足經氣有餘者脉口熱而尺寒也秋冬爲逆春夏爲從治主病者帝曰經虛絡滿何如歧伯曰經虛絡滿者尺熱滿脉口寒瀼也此春夏死秋冬生也帝曰治此者柰何歧伯曰絡滿經虛灸陰刺陽經滿絡虛刺陰灸陽帝曰何謂重虛歧伯曰脉一本下疑氣上有虛字虛尺虛是謂重虛帝曰何以治之歧伯曰所謂氣虛者言無常也尺虛者行步怔然脉虛者不象陰也如此者滑則生瀼則死也帝曰寒氣暴上脉滿而實何如歧伯曰實而滑則生實而逆則死帝曰脉實滿手足寒頭熱何如歧伯曰春秋則生冬夏則死脉浮而瀼瀼而身有熱者死帝曰其形盡滿何

如歧伯曰其形盡滿者脉急大堅尺瀼一作滿而不應也如是者從則生逆則死帝曰何謂從則生逆則死歧伯曰所謂從者手足温也所謂逆者手足寒也帝曰乳子而病熱脉懸小者何如歧伯曰手足温則生寒則死帝曰乳子中風熱喘鳴肩息者脉何如歧伯曰喘鳴肩息者脉實大也緩則生急則死帝曰腸澼便血何如歧伯曰身熱則死寒則生帝曰腸澼下白沫何如歧伯曰脉沉則生脉浮則死帝曰腸澼下濃血何如歧伯曰脉懸絕則死滑大則生帝曰腸澼之屬身不熱脉不懸絕何如歧伯曰滑大者曰生懸瀼者曰死以藏期之帝曰瘕疾何如歧伯曰脉搏大滑久自已脉小堅急死不治帝

曰瘖疾之脉虛實何如歧伯曰虛則可治實則死帝曰
消瘖虛實何如歧伯曰脉實大病久可治脉懸小堅病
久不可治帝曰形度骨度脉度筋度何以知其度也帝
曰春亟治經絡夏亟治經俞秋亟治六府冬則閉塞閉
塞者用藥而少鍼石也所謂少鍼石者非癰疽之謂也
癰疽不得頃時回癰不知所按之不應手乍來乍已刺
手太陰傷三疔與纓脉各二掖癰大熱刺足少陽五刺
而熱不止刺手心主三刺手太陰經絡者大骨之會各
三暴癰筋經隨分而痛魄汗不盡胞氣不足治在經俞
腹暴滿按之不下取太陽經絡者胃之募也少陰俞去
脊椎三寸傷五用負利鍼霍亂刺俞傷五足陽明及上

傷二刺癰驚脉五鍼手太陰各五刺經太陽五刺手少
陰經絡傷者一足陽明一上踝五寸刺三鍼凡治消瘖
什擊偏枯痿厥氣滿發逆肥貴人則高粱之疾也隔則
閉絕上下不通則暴憂之病也暴厥而聾偏塞閉不通
內氣暴薄也不從內外中風之病故瘦留著也蹠跛寒
風濕之病也黃帝曰黃疽暴痛瘖疾厥狂久逆之所生
也五藏不平六府閉塞之所生也頭痛耳鳴九竅不利
腸胃之所生也

大陰陽明論篇第二十九

黃帝問曰太陰陽明爲表裏脾胃脉也生病而異者何
也歧伯對曰陰陽異位更虛更實更逆更從或從內或

從外所從不同故病異名也帝曰願聞其異狀也歧伯
曰陽者天氣也主外陰者地氣也主內故陽道實陰道
虛故犯賊風虛邪者陽受之食飲不節起居不時者陰
受之陽受之則入六府陰受之則入五臟入六府則身
熱不時卧上為喘呼入五臟則臍滿閉塞下為飧泄久
為腸澼故喉主天氣咽主地氣故陽受風氣陰受濕氣
故陰氣從足上行至頭而下行循臂至指端陽氣從手
上行至頭而下行至足故曰陽病者上行極而下陰病
者下行極而上故傷於風者上先受之傷於濕者下先
受之帝曰脾病而四支不用何也歧伯曰四支皆稟氣
於胃而不得至經一作徑必因於脾乃得稟也今脾病不

能為胃行其精液四支不得稟水穀氣日以衰脉道不
利筋骨肌肉皆無氣以生故不用焉帝曰脾不主時何
也歧伯曰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時長四藏各十八
日寄治不得獨主於時也脾藏者常著胃土之精也土
者生萬物而法天地故上下至頭足不得主時也帝曰
脾與胃以膜相連耳而能為之行其津液何也歧伯曰
足太陰者三陰也其脉貫胃屬脾絡嗑故太陰為之行
氣於三陰陽明者表也五藏六府之海也亦為之行氣
於三陽藏府各因其經而受氣於陽明故為胃行其津
液四支不得稟水穀氣日以益衰陰道不利筋骨肌肉
無氣以生故不用焉

陽明脉解篇第三十

黃帝問曰足陽明之脉病惡人與火聞木音則惕然而驚鍾鼓不爲動聞木音而驚何也願聞其故歧伯對曰陽明者胃脉也胃者土也故聞木音而驚者土惡木也帝曰善其惡火何也歧伯曰陽明主肉其脉一作肌血氣盛邪客之則熱熱甚則惡火帝曰其惡人何也歧伯曰陽明厥則喘而惋惋則惡人帝曰或喘而死者或喘而生者何也歧伯曰厥逆連臧則死連經則生帝曰善病甚則棄衣而走登高而歌或至不食數日踰垣上屋所上之處皆非其素所能也病反能者何也歧伯曰四支者諸陽之本也陽盛則四支實實則能登高也帝曰其

棄衣而走者何也歧伯曰熱盛於身故棄衣欲走也帝曰其妄言罵詈不避親踈而歌者何也歧伯曰陽盛則使人妄言罵詈不避親踈而不欲食不欲食故妄走也

黃帝內經素問卷之五

熱論篇第三十一

黃帝問曰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或愈或死其死皆以六七日之間其愈皆以十日已上者何也不知其解願聞其故歧伯對曰巨陽者諸陽之屬也其脈連於風府故爲諸陽主氣也人之傷於寒也則爲病熱熱雖甚不死其兩感於寒而病者必不免於死帝曰願聞其狀歧伯曰傷寒一日巨陽受之故頭項痛腰脊強二日陽明受之陽明主肉其脈俠鼻絡於目故身熱目疼而鼻乾不得卧也三日少陽受之少陽主膽其脈循脇絡於耳故脅痛而耳聾三陽經絡皆受其病而未入於

藏者故可汗而已四日太陰受之太陰脉布胃中絡於
嗑故腹滿而噎乾五日少陰受之少陰脉貫腎絡於肺
繫舌本故口燥舌乾而渴六日厥陰受之厥陰脉循陰
器而絡於肝故煩滿而囊縮三陰三陽五府六藏皆受
病榮衛不行五藏不通則死矣其不兩感於寒者七日
巨陽病衰頭痛少愈八日陽明病衰身熱少愈九日少
陽病衰耳聾微聞十日太陰病衰腹減如故則思飲食
十一日少陰病衰渴止不滿舌乾已而噎十二日厥陰
病衰囊縱少腹微下大氣皆去病日已矣帝曰治之柰
何岐伯曰治之各通其藏脉病日衰已矣其未滿三日
者可汗而已其滿三日者可泄而已帝曰熱病已愈時

有所遺者何也岐伯曰諸遺者熱甚而強食之故有所
遺也若此者皆病已衰而熱有所藏因其穀氣相薄兩
熱相合故有所遺也帝曰善治遺柰何岐伯曰視其虛
實調其逆從可使必已矣帝曰病熱當何禁之岐伯曰
病熱少愈食肉則復多食則遺此其禁也帝曰其病兩
感於寒者其脉應與其病形何如岐伯曰兩感於寒者
病一日則巨陽與少陰俱病則頭痛口乾而煩滿二日
則陽明與太陰俱病則腹滿身熱不欲食譫言三日則
少陽與厥陰俱病則耳聾囊縮而厥水漿不入不知人
六日死帝曰五臟已傷六府不通榮衛不行如是之後
三日乃死何也岐伯曰陽明者十二經脉之長也其血

氣盛故不知人三日其氣乃盡故死矣凡病傷寒而成
溫者先夏至日者為病溫後夏至日者為病暑暑當與
汗皆出勿止

刺熱篇第三十二

肝熱病者小便先黃腹痛多臥身熱熱爭則狂言及驚
脇滿痛手足躁不得安臥庚辛甚甲乙大汗氣逆則庚
辛死刺足厥陰少陽其逆則頭痛員員脈引衝頭也心
熱病者先不樂數日乃熱熱爭則卒心痛煩悶善嘔頭
痛面赤無汗壬癸甚丙丁大汗氣逆則壬癸死刺手少
陰太陽脾熱病者先頭重頰痛煩心顏青欲嘔身熱熱
爭則腰痛不可用俛仰腹滿泄兩頷痛甲乙甚戊巳大

汗氣逆則甲乙死刺足太陰陽明肺熱病者先淅然厥
起毫毛惡風寒舌上黃身熱熱爭則喘欬痛走胃膺背
不得大息頭痛不堪汗出而寒丙丁甚庚辛大汗氣逆
則丙丁死刺手太陰陽明出血如大豆立巳腎熱病者
先腰痛胛痠苦渴數飲身熱熱爭則項痛而強胛寒且
痠足下熱不欲言其逆則項痛員員澹澹然戊巳甚壬
癸大汗氣逆則戊巳死刺足少陰太陽諸汗者至其所
勝日汗出也肝熱病者左頰先赤心熱病者顏先赤脾
熱病者鼻先赤肺熱病者右頰先赤腎熱病者頤先赤
病雖未發見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熱病從部所起
者至期而已其刺之反者三周而已重逆則死諸當汗

者至其所勝日汗大出也諸治熱病以飲之寒水乃刺
之必寒衣之居止寒處身寒而止也熱病先胃脇痛手
足躁刺足少陽補足太陰病甚者爲五十九刺熱病始
手臂痛者刺手陽明太陰而汗出止熱病始於頭首者
刺項太陽而汗出止熱病始於足脛者刺足陽明而汗
出止熱病先身重骨痛耳聾好瞑刺足少陰病甚爲五
十九刺熱病先眩冒而熱胃脇滿刺足少陰少陽太陽
之脉色榮顙骨熱病也榮未交曰今且得汗待時而已
與厥陰脉爭見者死期不過三日其熱病內連腎少陽
之脉色也少陽之脉色榮頰前熱病也榮未交曰今且
得汗待時而已與少陰脉爭見者死期不過三日熱病

氣穴三椎下間主胃中熱四椎下間主膈中熱五椎下
間主肝熱六椎下間主脾熱七椎下間主腎熱榮在臍
也上三椎陷者中也頰下逆顙爲大瘕下牙車爲腹滿
顙後爲脇痛頰上者鬲上也

評熱病論篇第三十三

黃帝問曰有病溫者汗出輒復熱而脉躁疾不爲汗衰
狂言不能食病名爲何岐伯曰病名陰陽交交者死也
帝曰願聞其說岐伯曰人所以汗出者皆生於穀穀生
於精今邪氣交爭於骨肉而得汗者是邪却而精勝也
精勝則當能食而不復熱復熱者邪氣也汗者精氣也
今汗出而輒復熱者是邪勝也不能食者精無俾也病

而留者其壽可立而傾也且夫熱論曰汗出而脈尚躁盛者死今脈不與汗相應此不勝其病也其死明矣狂言者是失志失志者死今見三死不見一生雖愈必死也帝曰有病身熱汗出煩滿煩滿不為汗解此為何病岐伯曰汗出而身熱者風也汗出而煩滿不解者厥也病名曰風厥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巨陽主氣故先受邪少陰與其為表裏也得熱則上從之從之則厥也帝曰治之柰何岐伯曰表裏刺之飲之服湯帝曰勞風為病何如岐伯曰勞風法在肺下其為病也使人強上冥視唾出若涕惡風而振寒此為勞風之病帝曰治之柰何岐伯曰以救俛仰巨陽引精者三日中年者五日不

精者七日欬出青黃涕其狀如膿大如彈丸從口中若鼻中出不出則傷肺傷肺則死也帝曰有病腎風者面胗癢然壅害於言可刺不岐伯曰虛不當刺不當刺而刺後五日其氣必至帝曰其至何如岐伯曰至必少氣時熱時熱從胃背上至頭汗出手熱苦渴小便黃目下腫腹中鳴身重難以行月事不來煩而不能食不能正偃正偃則欬病名曰風水論在刺法中刺法篇名今經云帝曰願聞其說岐伯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陰虛者陽必湊之故少氣時熱而汗出也小便黃者少腹中有熱也不能正偃者胃中不和也正偃則欬甚上迫肺也諸有水氣者微腫先見於目下也帝曰何以言岐伯曰水者陰

也目下亦陰也腹者至陰之所居故水在腹者必使目
下腫也真氣上逆故口苦舌乾卧不得正偃正偃則欬
出清水也諸水病者故不得臥臥則驚驚則欬甚也腹
中鳴者病本於胃也薄脾則煩不能食食不能下者胃
脘鬲也身重難以行者胃脉在足也月事不來者胞脉
閉也胞脉者屬心而絡於胞中今氣上迫肺心氣不得
下通故月事不來也帝曰善

逆調論篇第三十四

黃帝問曰人身非常溫也非常熱也爲之熱而煩滿者
何也歧伯對曰陰氣少而陽氣勝故熱而煩滿也帝曰
人身非衣寒也中非有寒氣也寒從中生者何歧伯曰

是人多痺氣也陽氣少陰氣多故身寒如從水中出帝
曰人有四支熱逢風寒如炙如一作火者何也歧伯曰
是人者陰氣虛陽氣盛四支者陽也兩陽相得而陰氣
虛少少水不能滅盛火而陽獨治獨治者不能生長也
獨勝而止耳逢風而如炙如火者是人當肉爍也帝曰
人有身寒湯火不能熱厚衣不能溫然不凍慄是爲何
病歧伯曰是人者素腎氣勝以水爲事太陽氣衰腎脂
枯不長一水不能勝兩火腎者水也而生於骨腎不生
則髓不能滿故寒甚至骨也所以不能凍慄者肝一陽
也心二陽也腎孤藏也一水不能勝二火故不能凍慄
病名曰骨痺是人當攣節也帝曰人之肉苛者雖近於

衣絮猶尚苛也是謂何疾歧伯曰榮氣虛衛氣實也榮氣虛則不仁衛氣虛則不用榮衛俱虛則不仁且不用肉如故也人身與志不相有曰死帝曰人有逆氣不得臥而息有音者有不得臥而息無音者有起居如故而息有音者有得臥行而喘者有不得臥不能行而喘者有不得臥臥而喘者皆何藏使然願聞其故歧伯曰不得臥而息有音者是陽明之逆也足三陽者下行今逆而上行故息有音也陽明者胃脈也胃者六府之海其氣亦下行陽明逆不得從其道故不得臥也下經曰胃不和則臥不安此之謂也夫起居如故而息有音者此肺之絡脈逆也絡脈不得隨經上下故留經而不行絡

脈之病人也微故起居如故而息有音也夫不得臥臥則喘者是水氣之客也夫水者循津液而流也腎者水藏主津液主臥與喘也帝曰善

瘧論篇第三十五

黃帝問曰夫瘧瘧皆生於風其蓄作有時者何也歧伯對曰瘧之始發也先起於毫毛伸欠乃作寒慄鼓頷腰脊俱痛寒去則內外皆熱頭痛如破渴欲冷飲帝曰何氣使然願聞其道歧伯曰陰陽上下交爭虛實更作陰陽相移也陽并於陰則陰實而陽虛陽明虛則寒慄鼓頷也巨陽虛則腰背頭項痛三陽俱虛則陰氣勝陰氣勝則骨寒而痛寒生於內故中外皆寒陽盛則外熱陰

虛則內熱外內皆熱則喘而渴故欲冷飲也此皆得之
夏傷於暑熱氣盛藏於皮膚之內腸胃之外此榮氣之
所舍也此令人汗空踈腠理開因得秋氣汗出遇風及
得之以浴水氣舍於皮膚之內與衛氣并居衛氣者晝
日行於陽夜行於陰此氣得陽而外出得陰而內薄內
外相薄是以日作帝曰其間日而作者何也歧伯曰其
氣之舍深內薄於陰陽氣獨發陰邪內著陰與陽爭不
得出是以間日而作也帝曰善其作日晏與其日早者
何氣使然歧伯曰邪氣客於風府循膂而下衛氣一日
一夜大會於風府其明日日下一節故其作也晏此先
客於脊背也每至於風府則腠理開腠理開則邪氣入

邪氣入則病作以此日作稍益晏也其出於風府日下
一節二十五一作日下至骶骨二十六一作日入於脊
內注於伏膂之脉其氣上行九日出於缺盆之中其氣
日高故作日益早也其間日發者由邪氣內薄於五藏
橫連募一作膜原也其道遠其氣深其行遲不能與衛氣
俱行不得皆出故間日乃作也帝曰夫子言衛氣每至
於風府腠理乃發發則邪氣入入則病作今衛氣日下
一節其氣之發也不當風汗其日作者柰何歧伯曰此
邪氣客於頭項循膂而下者也故虛實不同邪中異所
則不得當其風府也故邪中於頭項者氣至頭項而病
中於背者氣至背而病中於腰脊者氣至腰脊而病中

於手足者氣至手足而病衛氣之所在與邪氣相合則病作故風無常府衛氣之所發必開其腠理邪氣之所合則其府也帝曰善夫風之與瘧也相似同類而風獨常在瘧得有時而休者何也岐伯曰風氣留其處故常在瘧氣隨經絡沉以內薄故衛氣應乃作帝曰瘧先寒而後熱者何也岐伯曰夏傷於大暑其汗大出腠理開發因遇夏氣淒滄之水寒藏於腠理皮膚之中秋傷於風則病成矣夫寒者陰氣也風者陽氣也先傷於寒而後傷於風故先寒而後熱也病以時作名曰寒瘧帝曰先熱而後寒者何也岐伯曰此先傷於風而後傷於寒故先熱而後寒也亦以時作名曰溫瘧其但熱而不寒

者陰氣先絕陽氣獨發則少氣煩冤手足熱而欲嘔名曰瘧瘧帝曰夫經言有餘者寫之不足者補之今熱為有餘寒為不足夫瘧者之寒湯火不能溫也及其熱冰水不寒也此皆有餘不足之類當此之時良工不能止必湏其自衰乃刺之其故何也願聞其說岐伯曰經言無刺熇熇之熱無刺渾渾之脈無刺漉漉之汗故為其病逆未可治也夫瘧之始發也陽氣并於陰當是之時陽虛而陰盛外無氣故先寒慄也陰氣逆極則復出之陽陽與陰復并於外則陰虛而陽實故先熱而渴夫瘧氣者并於陽則陽勝并於陰則陰勝陰勝則寒陽勝則熱瘧者風寒之不常也病極則復至病之發也如火之

熱如風雨不可當也故經言曰方其盛時必毀因其衰也事必大昌此之謂也夫瘧之未發也陰未并陽陽未并陰因而調之真氣得安邪氣乃亡故工不能治其已發爲其氣逆也帝曰善攻之奈何早晏如何歧伯曰瘧之且發也陰陽之且移也必從四末始也陽已傷陰從之故先其時堅束其處令邪氣不得入陰氣不得出審候見之在孫絡盛堅而血者皆取之此真一作其往而未得并者也帝曰瘧不發其應何如歧伯曰瘧氣者必更盛更虛當氣之所在也病在陽則熱而脈躁在陰則寒而脈靜極則陰陽俱衰衛氣相離故病得休衛氣集則復病也帝曰時有間二日或至數日發或渴或不渴

其故何也歧伯曰其間日者邪氣與衛氣客於六府而有時相失不能相得故休數日乃作也瘧者陰陽更勝也或甚或不甚故或渴或不渴帝曰論言夏傷於暑秋必病瘧今瘧不必應者何也歧伯曰此應四時者也其病異形者反四時也其以秋病者寒甚以冬病者寒不甚以春病者惡風以夏病者多汗帝曰夫病溫瘧與寒瘧而皆安舍舍於何藏歧伯曰溫瘧得之冬中於風寒氣藏於骨髓之中至春則陽氣大發邪氣不能自出因遇大暑腦髓爍肌肉消腠理發泄或有所用力邪氣與汗皆出此病藏於腎其氣先從內出之於外也如是者陰虛而陽盛陽盛則熱矣衰則氣復反入入則陽虛陽

虛則寒矣故先熱而後寒名曰溫瘧帝曰瘧瘧何如岐
伯曰瘧瘧者肺素有熱氣盛於身厥逆上衝中氣實而
不外泄因有所用力腠理開風寒舍於皮膚之內分肉
之間而發發則陽氣盛陽氣盛而不衰則病矣其氣不
及於陰故但熱而不寒氣內藏於心而外舍於分肉之
間令人消爍脫肉故命曰瘧瘧帝曰善

刺瘧篇第三十六

足太陽之瘧令人腰痛頭重寒從背起先寒後熱熇熇
暍暍然熱止汗出難已刺郄一作中出血足少陽之瘧
令人身體解休寒不甚熱不甚惡見人見人心惕惕然
熱多汗出甚刺足少陽足陽明之瘧令人先寒洒洒洒

浙寒甚久乃熱熱去汗出喜見日月光火氣乃快然刺
足陽明跗上足太陰之瘧令人不樂好大息不嗜食多
寒熱汗出病至則善嘔嘔已乃衰卽取之足少陰之瘧
令人嘔吐甚多寒熱熱多寒少欲閉戶牖而處其病難
已足厥陰之瘧令人腰痛少腹滿小便不利如瘧狀非
瘧也數便意二字只作噫字恐懼氣不足腹中悒悒刺足厥陰
肺瘧者令人心寒寒甚熱熱間善驚如有所見者刺手
太陰陽明心瘧者令人煩心甚欲得清水反寒多不甚
熱刺手少陰肝瘧者令人色蒼蒼然大息其狀若死者
刺足厥陰見血脾瘧者令人寒腹中痛熱則腸中鳴鳴
已汗出刺足太陰腎瘧者令人洒洒然腰脊痛宛轉大

便難目眴眴然手足寒刺足太陽少陰胃瘧者令人且
病也善饑而不能食食而支滿腹大刺足陽明太陰橫
脉出血瘧發身方熱刺跗上動脉開其空出其血立寒
瘧方欲寒刺手陽明太陰足陽明太陰瘧脉滿大急刺
背俞用中針傍五腧俞各一適肥瘦出其血也瘧脉小
實急灸經少陰刺指井瘧脉滿大急刺背俞用五腧俞
背俞各一適行於血也瘧脉緩大虛便用藥不宜用針
凡治瘧先發如食頃乃可以治過之則失時也諸瘧而
脉不見刺十指間出血血去必已先視身之赤如小豆
者盡取之十二瘧者其發各不同時察其病形以知其
何脉之病也先其發時如食頃而刺之一刺則衰二刺

則知三刺則已不已刺舌下兩脉出血不已刺郄中盛
經出血又刺項已下俠脊者必已舌下兩脉者廉泉也
刺瘧者必先問其病之所先發者先刺之先頭痛及重
者先刺頭上及兩額兩眉間出血先項背痛者先刺之
先腰脊痛者先刺郄中出血先手臂痛者先刺手少陰
陽明十指間先足脛痠痛者先刺足陽明十指間出血
風瘧瘧發則汗出惡風刺三陽經背俞之血者脘痠痛
甚按之不可名曰附髓病以鑿針針絕骨出血立已身
體小痛刺至陰二字疑衍諸陰之井無出血間日一刺瘧不
渴間日而作刺足太陽渴而間日作刺足少陽溫瘧汗
不出為五十九刺

氣厥論篇第三十七

黃帝問曰五藏六府寒熱相移者何岐伯曰腎移寒於肝癰腫少氣脾移寒於肝癰腫筋攣肝移寒於心狂隔中心移寒於肺肺消肺消者飲一溲二死不治肺移寒於腎為涌水涌水者按腹不堅水氣客於大腸疾行則鳴濯濯如囊裏漿水之病也脾移熱於肝則為驚衄肝移熱於心則死心移熱於肺傳為鬲消肺移熱於腎傳為柔痊腎移熱於脾傳為虛腸澀死不可治胞移熱於膀胱則癆溺血膀胱移熱於小腸鬲腸不便上為口糜小腸移熱於大腸為虛瘕為沉大腸移熱於胃善食而瘦入謂之食亦胃移熱於膽亦曰食亦膽移熱於腦則

辛頰鼻淵鼻淵者濁涕下不止也傳為衄蟻瞑目故得之氣厥也

欬論篇第三十八

黃帝問曰肺之令人欬何也岐伯對曰五藏六府皆令人欬非獨肺也帝曰願聞其狀岐伯曰皮毛者肺之合也皮毛先受邪氣邪氣以從其合也其寒飲食入胃從肺脈上至於肺則肺寒肺寒則外內合邪因而客之則為肺欬五藏各以其時受病非其時各傳以與之人與天地相參故五藏各以治時感於寒則受病微則為欬甚者為泄為痛乘秋則肺先受邪乘春則肝先受之乘夏則心先受之乘至陰則脾先受之乘冬則腎先受之

帝曰何以異之歧伯曰肺欬之狀欬而喘息有音甚則唾血心欬之狀欬則心痛喉中介介如梗狀甚則咽腫喉痺肝欬之狀欬則兩脇下痛甚則不可以轉轉則兩胛下滿脾欬之狀欬則右胛下痛陰陰引肩背甚則不可以動動則欬劇腎欬之狀欬則腰背相引而痛甚則欬涎帝曰六府之欬奈何安所受病歧伯曰五藏之久欬乃移於六府脾欬不已則胃受之胃欬之狀欬而嘔嘔甚則長蟲出肝欬不已則膽受之膽欬之狀欬而嘔膽汁肺欬不已則大腸受之大腸欬之狀欬而遺失心欬不已則小腸受之小腸欬之狀欬而失氣氣與欬俱失腎欬不已則膀胱受之膀胱欬之狀欬而遺溺久欬不已則三

焦受之三焦欬之狀欬而腹滿不欲食飲此皆聚於胃關於肺使人多涕唾而面浮腫氣逆也帝曰治之奈何歧伯曰治藏者治其俞治府者治其合浮腫者治其經帝曰善

